

聖家堂的鐘聲

賈虹

聖家堂的鐘聲是我聽過的教堂中最入心的鐘聲。當我站在那座舉世無雙的巨大建築前的時候，我整個人是震驚的。

這是第一次來巴塞，第一次站在之前只在圖片中看到的聖家堂樣貌，雖然，只是看一眼，迫不及待地晚上過來瞻仰，暗夜中的第一眼，我依舊無可言表地震驚。

夜色中的聖家堂前依舊遊客如織，朦朧中的大教堂尖頂直入暗色的夜空，給人無盡的遐想。

旁邊是緊緊相依高大的依舊在工作的腳手架。

修建了一百多年的聖家堂大教堂，將在2026年的四月竣工重新開放，而我們在它的開放日如期到來。

這是何等神奇的相遇和

驚喜。

鐘聲響了，渾厚低沉，圓潤而悠長，它像那位在地下室裡躺了一百年的老人，向我們講述他那不朽的傳奇和偉大的夢想，終於實現了，這座舉世聞名的大教堂，要向世界再次展示它的魅力和光彩。

高迪的心聲通過鐘聲，傳遞到我的耳膜，我的心竟然在那一刻異常地平靜下來。

我從去年的2025年預訂參加2026年第五屆中華作協筆會地中海的活動後，一直在猶豫中徘徊，一方面我太想來感受，另一方面是年邁的老母親病重中。

老母親自從感染新冠後，本來健康的身體遭受了病毒嚴重的摧殘，搶救

過來後健康斷崖式下降，雖然有康復，但反反覆覆各種疾病的出現和侵襲，到最後已經發展到不認得人了。

很多次我想放棄這次地中海之旅，即使臨上飛機時還在祈禱老媽，一定等我回來。

站在夜色中第一眼看到聖家堂，我莫名地想掉淚，聽到鐘聲的時候，那聲音像在說，你來了，太好了，不要悲傷，生命的來去，都是大自然合理的安排，離去即重生。

我的眼前出現了高迪被車撞的畫面，這位元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偉大的設計師，徹底沉浸在這座他嘔心瀝血設計的作品裡，他天天住在裡面，不分晝夜地工作著。

一天他外出時被電車撞了，在被撞後竟然沒有人認出他就是高迪，電車司機竟然拒絕讓他的車載著這位老人去醫院。三天後高迪在一個公立醫院去世，是一位牧師最後認出了他。

高迪回歸了大自然，但他重生於他的設計他的巴塞他的聖家堂。

100年來，巴塞人繼承著這位曾經被他們疏忽了的偉大的設計師未完的偉業，他們把他安葬在聖家堂的地下室裡，讓他能夠聽見聖家堂綿延不絕的鐘聲。

安東尼·高迪·科爾內特，巴塞隆納因而聞名於世，聖家堂的鐘聲因而悠揚，這鐘聲敲進了我的心門，它讓我安靜下來。

母親在我回到她病床前的

第五天，5月9日，2026年的母親節前一天去世。

晚上的七點。病房裡很安靜，只有我和她，我仍然握著她的手，注視著她的臉，那臉上沒有痛苦的表情，睡著一樣，很舒展。

醫生說，在去世前的病人已經沒有痛苦的感覺，各種症狀那只是身體的應激反應。

原來死亡並不痛苦。它只是回歸大自然的一種方式。

我和母親就這樣靜靜地呆了大概二十幾分鐘，我為母親念著佛號。我不是任何宗教的皈依者，但我從不排斥。

我為母親念著佛號，這是母親生前神志清醒時候每日的功課。

母親睡著，我想她一定可以聽見我的佛號聲。

我陪在她的床前，我的眼淚無聲地滑落，聽得見它掉在床欄上手背上的聲音。

我的父親是位離休老幹部，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者。徹底的無神論者。

而我的媽媽卻信佛，但我的父親從來不阻攔母親的信仰。

因為他的媽媽我的奶奶也信

（接上期）她的傳教士家庭與世俗生活以及神學之間的衝突引發了我的窺視欲。家庭生活是理解她文學觀的起點。她在《Fighting Angel》一書中將父親描述為「虔誠卻未能理解中國」。她認為她父親無暇欣賞周圍生活的美好，陷入救人靈魂的狹隘之中。父親的上帝是一個白人的上帝，嚴厲，武斷，遙遠。

她讚歎中國人能夠忍受一切厄運的生存智慧，她宣稱中國人的靈魂擁有如同腳下大地一樣的偉大性質。她在關於母親的回憶錄《The Exile》中描繪了母親對教會使命所產生的疏離與困惑，「最終遠離了傳統信仰」，這些離經叛道思想給引領時代潮流的小說家泄了密，多少預示了數十年後的所謂「美國反對美國」，西方傳統新教倫理如何由盛而衰反攻自身，終至崩潰邊緣。

也許，賽珍珠長期不受中美兩國歡迎的原因可以歸結於其身份的雙重邊緣化：既不是完全的中國人，又不屬於美國本土文學。她的文學與神學跟兩個國家都存在嚴重的認知衝突。作為海外作家，有時候我會自問哪一個是我的祖國？賽珍珠更會自問哪一個才是需要她效忠的祖國？

她是一個抱持美國夢的中國作家，還是一個抱持中國夢的美國作家？抑或，她什麼夢也不是，作為一個走紅的世界作家？

金山本身很尷尬

金山本是江心的一枚孤島，泥沙堆積，江河改道，被漸漸拖向陸地，在清末終於成為大陸的一部分。它是一座島，但成為大陸。它是一座山，卻被廟宇覆蓋。

在近年寫了一系列以英國作家W.S.毛姆為研究物件的文章之後，我漸漸意識到最終阻礙毛姆成為文學大師的其實是他自己，準確說，是他太走紅。他活得夠長，走紅也久，被走紅漸漸覆蓋。

他的走紅跟賽珍珠有得一拼，但他的獲獎記錄遠遠不及後者。在賽珍珠紀念館的一面牆上，從1941年到1973年密密麻麻的獲獎記錄令人疑叢叢生，每年都獲獎，有時一年獲三獎。這是一個走紅的世界級暢銷書作家，還是一個充滿人道主義關懷的慈善家、社會活動家？

她是不是真的相信她能瞭解



佛，我的外婆、外婆的媽媽都信佛，這是幾代人的傳承。

我家裡就有母親設置的佛龕，陪伴母親幾十年。

父親大學期間就開始參加地下黨工作，他的大哥曾經是國民黨政府的要官，他要推翻的是他大哥的那個政黨，有朋友戲虐地說你父親革命最後革到了自己頭上。

我的母親是一位老公務員，他們都出生在舊時代的大戶人家。

文革期間受到很大的迫害和衝擊，但我的父親從來沒有罵過一句話，平反後他只說了一句話：這是歷史的必然結果。

我的父親是我人生的楷模。

我不喜歡紅二代這個詞兒，我也不想做紅二代。我寧願我的父親就是一位有骨氣的老知識份子就好，他是我的父親也是老師和

朋友。

父母的時代在我的母親去世後結束了。

他們都走了。眼淚仍舊在落，那扇和父親從我襁褓中開始連接的大門此刻已經關閉。

那兩個世界上無時無刻不惦念你的人念叨著你的人、不厭其煩地叮囑你的人走了。

那兩個每年生日都會打電話給你讓你弄碗面吃吃的人走了，都走了！

那個即使不再認得你但握著你的手說好好好的人也走了——我的媽媽走了。

爸爸媽媽都走了，不會回來了，再也不回來了。

只有佛號和聖家堂的鐘聲在我心裡耳邊重合。

飛焰照山

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內心？

跨文化書寫，會不會只是出自一種盲目自信一廂情願的文化誤解？

走紅，對於作家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傷害，使他們分心去關注那些無關乎文學藝術的東西，而耗盡了他們的才華和時間。

我明明已經下山，卻仿佛又回到了那座山，那座島，那座廟。有人在埋頭專注地調試單反相機，有人在曲腿躬身像是要前撲卻忘了手裡舉著的手機，有人端著飲料杯凝視拍照者而非金山寺，也有人在渡茶招牌底下扶著小女孩的手走過一個個光溜溜的石球，更多的是神情平淡無所事事的遊客或意滿自得的香客，他們都在慢慢下山。

石階像倒放的膠片一格一格把時間送回去，春風又綠江南岸的季節走過去，現在是北半球的11月。天氣出奇地好，時間仍是午後三點鐘，陽光像是黃牆上斑駁跳躍的樹影，活潑而燦爛的日子。

我們終須慢慢下山。沒有可能見到江心異象，但記住了蘇軾夜宿金山寺的那一夜。

藏著大陸藏著味道

「記住，土地會沉默，不會忘記」。賽珍珠在書中如是說。她把土地高舉到了中國農民的神龕上。《大地》的確為研究跨文化語境下的女性經驗和生存韌性提供了重要文獻基礎。她似乎想用她的小說證明天性良善可以獨立於宗教存在，以期構建基於行動、勞動和家庭責任的樸素倫理。

小說中王龍在南方趁亂撿到了財主遺落的珠寶，僥倖完成了原始積累。這種白手起家的模式，將階層跨越簡化為了好運氣和勤勞致富，更像是一個盜版美國夢。未免失之天真，無怪乎魯迅評價賽珍珠「於中國終究是隔膜」。

魯迅筆下的阿Q和閻土並非自由人，但他寫出了中國農民之痛表面上是喪失土地，內裡是精神上的麻木不仁與自欺欺人。而賽珍珠筆下土地佔有欲一旦失去悲劇性，就展現出美國農民的樂觀向上，王龍和阿蘭的麻木和自欺被昇華成了美國拓荒者的強韌生命力。

在小說家而言，賽珍珠王國裡的中國文學形象相當幼稚。如果說她的成就並非在於形式創新，而在於內

容通俗和倫理普及，她平鋪直敘的敘事風格誠然可以認為是為實現文化轉譯和女性文學先驅的好方式，然而，這種好是不是文學性的好，這種先驅能不能經受住檢驗，仍然需要回到獨特性上來。

此刻，我們在上半經歷過的另一條時間線慢慢閃現，從鎮江特有的氣味開始：不是廚用醋，不是日本壽司那種淡淡的酸香，金山寺是藏著山藏著味道的島，藏著獨特醋味。

人都說賽珍珠是鎮江的女兒，但，鎮江的女兒可能有千百位，我更願意將賽珍珠看成是鎮江產的醋，美國味的醋，只有一個。鎮江人把這事說得比較簡單。那天他們用恒順香醋的歷史告訴我們：島的命運與酢變成醋一樣，都會經過醋的生命過程：分離、轉化、發酵、靜止、蘇醒。當苦酒變成香醇，純手工醋，那種儒家的酸既是道家的甜也是佛家的苦。儒釋道的味道如何在鎮江手工醋坊裡從酒醋開始，讓糯米經歷糖化酒化，在蒙著藍色蠟染土布的陶缸裡靜靜醋化，見證了醋是一種生命的過程，微生物就在缸內的黑暗裡面醞釀改變了事物的性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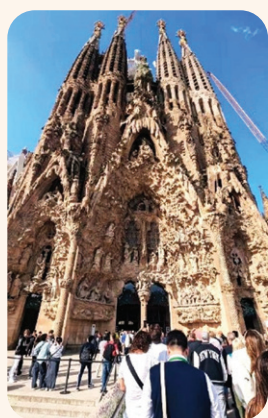
我們的祖先是如何接納醋這種口感複雜製作單純的奇怪佐料？

如何理解這座長江小城的儒釋道三味與基督教倫理在反抗保守主義神學的過程中誕生了賽珍珠的醋樣文字？

攀登金山寺之巔時，有時踩下去會感覺腳下並不堅實，像是踩在一層正在翻餾的料上，釀醋師傅們要用木耙把發熱的醋料翻起，使空氣充分進入提升酸度。醋料被夜間的涼氣重新收緊，隔天清晨開缸，醋的呼吸將在陶缸上留下厚重的曬痕。沒有長久曝曬，就不會有真正的酸香；沒有空氣介入，發酵就會停止。陽光和空氣改變了醋，只為成就醋的生命歷程。

無論醋如何表述土地，無論土地如何沉默，都不會忘記。賽珍珠可以告慰，她是這片土地上永恆的江心異象。無論這異象如何奇怪如何不可思議，你大可記得詩人蘇軾曾如此天真地寫下：「是夜所見如此」。

武陵驛



巴塞隆納聖家堂外部與內部



寫給孩子們的愛之書

西貝《彩虹貝、稻草人和魔法骨的秘密》即將出版

《彩虹貝、稻草人和魔法骨的秘密》——三個關於大海、星星和泥土的故事》是一冊「愛之書」童話繪本。作者西貝和繪者秋海，願把它獻給所有喜歡童話世界的孩子，以及所有永葆童心的大人。從大海到星空，從泥土到人間——因為愛，宇宙萬物彼此相連，這冊繪本中的三個故事，不僅是童話，也是寫給地球的情書。

臺灣臺北情書出版社將於今年7月出版這冊「愛之書系列014」童話繪本，並由臺灣最大、行銷力最強的出版發行公司——聯合發行有限公司發行。

臺灣著名作家、詩人、梁實秋文學獎首獎獲得者黃克全先生為本書作推薦序一；曾任臺灣多家大型公司創意總監、多種文藝雜誌專欄主筆、臺灣優秀女詩人、作家王學敏(筆名:王小米)女士作推薦序二。

在這冊愛之書系列的童話繪本中：有古老的民間傳說、有星空下的奇遇、也有山林中隱秘的魔法；愛，藏

在每一個溫暖的故事裡：

在這裡，一枚彩虹貝從海底龍宮沿著彩虹隧道降生人間，她歷經磨難的化珠之淚，讓受傷的大海重新恢復蔚藍。

在這裡，一個稻草人與小朋友萌萌、及來自星空的小夥伴Q21之間的秘密，靜靜生長在田野間。

在這裡，一隻泥塑的小狗，一根神奇的魔法骨，喚醒山谷深處沉睡的奇跡——愛與陪伴，跨越生命與時間。

三個故事，寫給孩子的成長與陪伴；也寫給所有仍願相信萬物有靈、宇宙有愛的讀者——在自然與生命交織的生態之中，愛海洋、愛星空、愛泥土、愛人間：

海會記得你的心願，
風會帶走你的孤單，
泥土會留住你的依戀

愛之書的童話，有時也像種子，在發芽之前，就已悄悄紮下根。願每個孩子長大之後，依然記得——我們人類從來不是孤獨地生活在世間，因為萬物都在彼此照亮；愛，是這個世界最古老的

魔法。

這是一冊「愛之書」，也是一則生態童話+宇宙之謎+成長寓言。與本書相關的獲獎記錄包括：

西貝撰寫的海洋環保論文《從民間傳說到現代童話：兒童文學中生態敘事策略的當代表達——以小蚌女的故事【彩虹貝和小海龜】為例》入選第17屆亞洲兒童文學大會。

西貝將於2026年8月在台南臺灣文學館發表演講；《彩虹貝、稻草人和魔法骨的秘密》將在臺灣文學館展出。

西貝的散文《大海的童話——從〈彩虹貝和小海龜〉談起》榮獲第四屆羨林生態散文獎。

西貝的愛之書童話《泥巴的秘密與魔法骨》榮獲紐西蘭三公爵杯優秀獎。

雖然此書將於7月出版，但童話世界之旅於5月便已啟程，除了臺灣各大書店，澳大利亞的Kinokuniya Books、馬來西亞的城邦閱讀花園、香港的天地圖書等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書店平臺，已陸續刊出新書預告並開始預售。新書介紹中寫道：“西貝愛之書童話繪本既溫馨又勵志，具人文教育及生態環保意識，且插圖十分美觀，深獲親子讀者喜愛。”

